

今日一張洋二分八厘

鑽鋼金

●●●六〇九話電 號五里安慈路波爾界租英海上 址館●
●紙報之送寄費別刊包郵照按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日價報定
中國境內
半年 一元四角
全年 二元八角
一月 二角八分
郵費在內
外埠各埠加郵費

第九百四十二號

時事新報工潮之影響

（郁觀）

時事新報，最近又發生工潮矣。其起因之甚微，而其影響之甚大。...

胡立夫之兩隻打籃表

（鳳青）

之胡立夫，胡君南京路，一自時自能打籃球，其...

停我金像之四公使

（振飛）

英法意四國公使，此次停我金像，其意何在？...

天一公司
出品
影片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第五場
第六場
第七場
第八場
第九場
第十場

兒科
婦科
內科
外科
皮膚科
泌尿科
眼科
耳鼻喉科
牙科
小兒科

彈詞

（陸十）

風吹倒樹，不響了。...

雜記

（四六）

紅茶之說，...

小言

（老納）

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人方罷休。...

評論

（亞風）

（四六）

（四六）

小開話

（陸十）

（四六）

小開話

（陸十）

（四六）

小開話

（陸十）

（四六）

小開話

（陸十）

（四六）

小開話

（陸十）

（四六）

小開話

（陸十）

（四六）

今晚八時起賽

回力球

新球員 一齊登場 表演絕技

逸園

賽起半時八晚今

賽平碼百六	賽平碼百五	賽平碼百五	賽平碼百五	賽平碼百五	賽平碼百五
潘好兒 勞拉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兒別耶

唐拾義

防癆 久咳丸

賽期下

（四六）

麗洲醫士啟事

本醫士自四月二日起遷回老開路小東場對面原址照常...

美牌

貨國等上

有美皆備

無麗不全

新大戲院

品出次三第司公一天

金帶

（四六）

巴黎大戲院

元紀新之界影海上

卡爾登戲院

界世個兩

(省金)

[illegible]

(議濟)

本年陶劉一案，哄動杭州全市，上海教育界、女界，亦頗注意其事。陶爲西湖藝術院女生，名世璣，與劉夢雲同鄉，兩人情如骨肉，均假寓塔石兒頭許欽文家，上月間，劉被殺於許家之浴室，身上傷痕至四十九處，陶姊聞風震驚，其嫌疑甚重，劉姊到杭後，遂向法院起訴，已開偵查庭數次，初定四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公開審理。而是日上午十一時，各界已紛集法院，落者近千，審理庭爲大禮堂，堂下及廳外，人山人海，擁擠不堪，法官恐旁聽者太多，秩序難以維持，遂于下午二時，乃宣告延期，嗣即密定翌日開審，一日上午八時，庭候審訊，傳集許欽文及劉姊到庭，出席者，計日結果，劉姊認爲爲殘害其妹之正兇，請求嚴辦，並附帶民訴，要求賠償三千元損失，許僑僑爲房主，與陶劉並無戀愛，與偵查庭中所供相同，惟陶則供辭大變，在偵查庭內，處處避兇爲殺劉之兇手，是日即爲自承手。

劉姊控其與陶爲情人，劉之入許宅，

(頭鐵)

其當初手離趙，後即趙之謀，陶海星，遠隔南北，明呼，自煙館賭博，子鄭文公欲狂，匪徒張黑文以及龍門遺像伊劉燒石，莫不心碎而手摩之，雄強茂密，駭駭人舌，是乃海上走跳碑體者，有悅帥清蓮入甘莫，得舅處如鼎足之時，每一紙出，識者爭購，海上人，知其甚，囑以天台先生呼之，雖知人誦子，亦耳其名，可謂盛矣，暇時好爲排體文字，投刊各報，謔笑惡風，皆成文章，亦尤西室綠連側泣所傷也，初娶於陳，生一子一女，青島，續娶於侯，亦生一子一女，並兩寅族，女又竊，舅哭之慟，達得腸疾，或經月不道，或遺不止，往其母家，始返禾城，就廣平橋老屋之旁，築室三楹，手栽花木數十本，甃石潭池，日願餐計，然疾病既久，體氣大衰，延至壬申二月十七日，遂捐館舍，年五十有五，子名柱，纔十二齡，其庶母年八十七，猶在堂，亦可哀已，舅狀貌魁梧，望之如燕趙間士，性不好飲而能健飲，晚尚獨夫，一食可盡四五器，初見者或盛懼，一游處既久，始識其和易可親，尤好談

陶爲介紹，故舊偵查結果，其嫌疑甚重，今則似已處於較重地位，惟其仍付委託出外候訊，開第二度之審理，定本月下旬云。

(續)

(可大)

天台山農小傳

(影鳳)

中央國外傳日急得在洛陽開國難會議，討論救國方案，被聘者九流三教，色色俱全，又恐會員中對黨治問題，有所占踞，遂規定議案範圍，俾衆咸無所旁鶻，因此上海一部份會員，以國難會議既限制議案主權，未免束縛太嚴，表示不滿，均留滬不願前去，其餘各方會員，則乘此春光明媚之際，赴洛陽一遊，開籌備會，對此次出席國難會議之會員，防備正名頂替甚嚴，每人均發一出席證，實貼本人照片，凡會員出席，均須驗明身，方得入場，一般會員又大爲之不滿，然卒以坐火車輪船，不化分文，藉此遊洛陽，故無可說，故去者仍不乏人，中央亦以此開放，遂於四月七日正式開辦，但會議結果，恐國難依舊困難，不過留滬出席會員之泄物而已。

(馬雅)

對於我國學生，嚴厲督責，已有經濟實裕者，早已設法回國，繼留日本者，則較聽天由命，留學生中有業父親者，然其生乃以陰當奉母，其境遇爲浙人母所本籍，然其母見其母所來，其弟亦誠可憐也，及中日交惡，東裝西飾，以償所願，若業某憤慨萬分，一般同學，既不忍生母之淪落，屢謀奉其母回國，業亦不獨留，然方百計，爲兩妹覓一職業，使兩妹奉養所親，自己則東裝西飾，以償所願，若業某謂忠孝兩全，亦令人敬佩者也。

作品

市上之三四種，多有改爲日刊者，顯思日刊與三刊，性質微有分別。茲將本報執筆諸君，所係文壇名宿，注重文藝，故能於出版界中特樹一幟，本報執筆諸君，即係文壇名宿，搜羅材料，尤爲嚴謹，當此國難時期，同人益加奮勉，除盡力搜羅，各大報不登之戰事要聞，黨政社會新訊外，並願保持十年以來注重

擊雲生先生著長篇小說黃鸝梅子
范烟橋先生著短篇小說櫻桃夢
范烟橋先生著短篇小說櫻桃夢
顧惜生先生著短篇小說的評論紅樓
亞鳳先生著文藝評論嘸嘸鳴詩話

白奇人傳

說談小道，但以愛讀者素衆，以其人入世至深，感人也至。遂在文界中立於大地位，上登堂，上自朝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每當宴集津無不親，輒手小說以逗富家兒女性，然若有時爲各處國視小說爲專門學術之一，治小說者，藉此沾盛名，固所由解嘲，吾則不然，首小書者，窮年碌碌，一編既成，挾之市廛，賣于里外之餘，或託品賤貶，影人於極鄙泄血之結晶品也。他日荷爲購者所稱賞而風行時，則市僧懶而欲求小說之爲利計，若是而欲求小說之

般經
般經，字允伯，吳華一人。少脫窻，先兄侍。年十六，已讀《散見概》去，弗向。猶備爲人牧豕。未嘗筆主者，時學東未成，或勸問，悟而知也。一旦出村塾，輕應括帖試，輕怒，唾其面，弗思言。自是始。口祝祝我，我前因表則弗克答，自然侮。自是每值功過名祝我，年四資財，輒買書，力讀不輟。十忽來去不復顧疾苦逾年，畢五經，益從石邑諸生，悉取回手鈔書焚之。進生，假藏書，手自鈔之寄居館寺，日聽者焚錄，強記之書經諸部。爲樂有與論文字者，雖飽食背誦無闕，久之，博目不容，或顧左右言位雅適出諸生上，每談議，卽守公能隨左右，言位無難者，人亦儒生之。身屏錄外訪之，與語大矣，願其貧如故，日或不說，遇以歸具衣食，得一食終不啖妻衣，衣者上資，居數日，輕經鴻衣，而垢髮蓬頭，宛見己。我將數日中戰，不足續矣。

然巧也，或因其好學，爲楚趨去，不復歸。後十年，色人見之天竺，則截髮爲浮屠矣。輕之力學不奇，才成棄去奇矣。疾苦者，筆手鈔者燒之，書美以輕，豈有激於斯，陳鹿

○預告
下期起特載程小青先生新著《新體短篇小說》一個評語，自陸陵遊光先生之說，即已寓奇人傳並刊決無間斷，特此預告。

之，不勝世屬科，辛迭於陰，茲固其宜，則

些能批我，功學他府省們

百奇人傳

○●●●●○

罷課

今天不是在上海援馬路到蘇州來麼，我們都去歡迎。我聽見路上觀衆的聲，真是好氣好笑，有的說，日本怕我們幾日個送死鬼麼，有的說，一課也不是今天第一回，那一回有結果，徒然耗費了家長的金錢，反了口己賣肉的光陰，無異是小販的說鬧這巡城的大概都是小販的學生，平時成績不好，臨了快要期考試的時候，有機可乘，就可以筆勾消，免掉開夜學，鈔夾帶了，聽到了種人的話，些微安一點，我們說，這們的舞弊，或者可以促改的覺悟，不敢明目張膽地犯東三三三其車中送給日本驢，你教我來喚起民衆的注意，却得到民

小短篇

櫻花夢

(七十)

(靜基謝)

在一個盛暑的正午，烈火般的太陽照射到人們的身上，以盡外的氣候善變，大地上的裂痕，一條一條的十分顯明，前線兵士們都熱得不可耐，找兒涼爽的地面去埋服。

她揀去看時的長旗袍，穿上一套灰布軍衣，着一雙粗造的草鞋，持一柄白雲雪的指揮刀，帶着部下在檢閱訓練，她正小做變酷熱的難受，雖然已經汗流浹背，她仍是檢閱訓練，她正小做軍樂的起奏，指導着兵士們的訓練，在檢閱訓練完畢，她驕傲地定定，第一個下級軍官，而以朱明任第一營營長，吳運義任第二營營長，第二營却自己兼任了。

敵人的狂攻不因高熱而破懈過，兇惡的蠻兵以加倍待着寇械的權利緊緊地殺來，可憐我們的戰士，忍着熱持起那老舊不堪的槍炮，拚死和倭賊血戰，一切血的噴流，肉的橫飛，所為皆是擁護這一朵自由花！

櫻花夢

在個燦燦的正午，烈火般的太陽照射到人們的身上，以盡外的時候，變髮，大地上的裂痕一條一條的。前線兵士們都覺得不可耐，找覓着森林的地面去躺臥。

她換去舊時的長旗袍，穿上一套灰布軍衣，着一雙粗邊的草鞋，持一柄白鐵的指揮刀，帶着那部下往檢閱訓話，她正做覺酷熱的難受，驟然已輕汗流浹浹，她仍是揮動了指揮刀，跟軍隊的起落，指揮着兵士們的訓練，往檢閱訓話完畢，她慎重地走出，盤腿下級軍官，而以朱明任第一營營長，吳運義任第二營營長，第三營却自己兼任了。

敵人的猛攻並不因凶然而驟辦過，兇惡的槍兵以加倍恃着毒槍的積累緊迫殺來，可憐我們的戰士，忍辱熱持起那老舊不堪的械，拚死和倭賊血戰，一切血的噴流，肉的橫飛，所為皆是擁護這一朵自由花！

黃熟梅子

（生雲擊）

“這不但太……

了。我自以為我……

深黑的睫毛，流……

美感。我覺得枯……

樣不我遲寒；背……

我作進一步想？”

“站立店中……

——天廠的小河……

“天廠是久……

果真有所見而發……

少帶點神秘的臭……

足夠了，何以又有……

可是她說不巧得……

了，十一點鐘再……

孝思不匱的藝術家

“這不但太喪壞她的人格，而且太把我看低了。我自以為我認得妙泉的動機，是很純潔的。深黑的腿毛，流動的秋波，溫軟的頭髮，在在都美。我覺得枯燥單調的人生，是應該有異性的。我不退讓，背問我認識，我自問已躊躇滿志。我作進一步想？”我癱瘓躺在沙發上這樣想。

“站立店中用目酒，”孔方拍着板，天工厂的小阿舅拉着。

“天工厂是久到戎行，飽嘗個中甘苦的。他這果果有所見而發嗎？不錯，我不能不承認她剛少帶點神髓的臭味，昨天臨別，她和我說六點半足够了，何以又和我說一個人來？今天六點半，可是她說不巧得很，有三家堂會，她打算把第了，十一點鐘再來，問我空不空，可以等不可！